

蒋勋散文观

摇摇散文似乎是最自在的一种文体。

桌上铺着稿纸,或者携带一本札记簿,在旅途中,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目的或动机,开始观看周遭的一些事物:一个在候车站睡着的老人,酣睡着,好像梦想着他的童年;一个急切赶路的妇人,焦虑地东张西望;或者是一簇开出人家墙外盛艳的春天的花……我随手写着,没有特别想它们是散文或不是散文,它们是我生活中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象,它们从显影的液体中浮浮荡荡,荡漾而出,形成很清晰的画面,停留在我面前……

好像在漫漫的长途,有一些上车下车的旅客,我记忆着他们的容貌、他们欢喜或忧愁的表情、他们焕发或沮丧

的姿态,他们和我一样,流浪于生死途中,我们匆匆擦肩而过,我信手速写,仿佛只是一种纪念。

我不特别思虑文体的问题,多一些对话,发展成小说戏剧的情节,多一点修辞和心事的格律,也可能有点倾向诗的节奏,散文在这些不同的文体间悠游自在,散文也许更贴近人的肺腑之言罢。

还是喜欢带着一本笔记去流浪,在路上和人歌哭笑泪,相遇或离别,许多珍惜不舍也都——在笔记中……

前摇言

熟识中文创作的人,对先秦诸子散文、汉代纪传体散文,以及李密、陶渊明、江淹、庾信等人的六朝文,韩、柳、欧、苏代表的唐宋文,必不陌生。清初吴楚材、吴调侯叔侄编注的《古文观止》,网罗历代名篇虽有遗漏,但大体轮廓的掌握分明,仍是研读古代散文最重要的读本。

今天我们读古代散文,除《古文观止》上的文章,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,也不可弃,因为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质。归类为小说的《世说新语》,写人叙事清雅生动,当小品文读也不错,可欣赏它精练的笔触、机智的余情。而继明代归有光、张岱之后,犹有黄宗羲、袁枚、姚鼐、蒋士铨、龚自珍……

古人说,“文之思也,其神远也”,又说,“事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,当文统与道统厘清,艺术的想像力与语言的精致性即获得高度发扬,迨至明代独抒性灵,清代提倡义理,民国梁启超锤炼的新文体(杂以俚语、韵语及外国语法),两千年来中文散文的山形水貌,因而更见壮丽。可惜今人不察中文散文有其独特鲜明的传统,往往以西方不重视散文为名,任意贬损散文价值,误导文学形势。

究实而言,粗糙简陋的经验记述与不具审美特质的应用文字,当然算不得散文,就像这世界充斥许多声音,只为沟通、

发泄之用,或无意为之,毫无旋律可言,也就算不得是音乐。但我们不能因为声音之产生容易而漠视声音之创造,同理,不能因“非散文”之充斥而不承认散文所展现的生命价值、启蒙作用。《庖丁解牛》、《出师表》、《桃花源记》、《滕王阁序》之所以千古传诵,正在于作家内在精神之凝注与文学意趣之挥洒,代代有感应。

清末刘熙载《文概》讲述作文七戒:“旨戒杂,气戒破,局戒乱,语戒习,字戒僻,详略戒失宜,是非戒失实。”分别关切文章的主题、文气、布局、语字、结构、义理,我们拿这个标准来检视现代散文,也很恰适。试以现代(白话)散文前期名家的看法为例。

周作人主张散文要有“记述的”、“艺术性的”特质,“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”,“真实简明便好”。

冰心主张散文创作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”,并且是以作者自己的灵肉“来探索人生”。

朱自清说:“中国文学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,散文的发达,正是顺势。”他认为散文“意在表现自己”,当然也可以“批评着、解释着人生的各面”。

鲁迅主张小品文不该只是“小摆设”,“生存的小品文,必须是匕首,是投枪,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,但自然,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”。

林语堂说小品文“可以发挥议论,可以畅泄衷情,可以摹绘人情,可以形容世故,可以札记琐屑,可以谈天说地”,又说散文之技巧在“善治情感与议论于一炉”。

梁实秋特重散文的文调,“文调的美纯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”,“散文的美,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,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词句,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

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”。

以上这些话皆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 ,可见白话散文的基础一开始就相当扎实。

梁实秋以降 ,台湾文坛的散文名家 ,从琦君到张晓风 ,从林文月到周芬伶 ,从王鼎钧到简媜 ,从董桥到蒋勋 ,并时聚焦的大家如吴鲁芹、余光中、杨牧、许达然 ,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集合了才气、人生阅历、丰富学养与深刻智慧于一身的。他们的散文大笔驰骋自如 ,颇能融会小说情节、戏剧张力、报道文学的现实感、诗语言的象征性。散文的属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,散文的世界乃益加辽阔 ;散文的样式不再只循旧式美文、杂文、小品文或随笔的路径 ,科学散文、运动散文、自然散文、文化散文或旅行文学、饮食文学 ,为 人间开发了无数新情境 ,阐明了无数新事理。

随着资讯世纪的来临 ,文类势力迭有消长 ,我预见散文的影响力将有增无减 ,而每位作家收入一两篇的散文选 ,光点涣散 ,已不足以凸显这一文类的主流成就。“新世纪散文家”书系(九歌版)因而邀当代名家自选名作汇辑成册。柳宗元谈读诸子百家的收获 ,曾说 :“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 ,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畅其支 ,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 ,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 ,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 ,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,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”必先了解各家的艺术风格、表达技法 ,方能于自我创作时创新超越。这套书以宜于教学研究的体例呈现 ,欢迎走文学大道的朋友从散文下手 ! 这批优秀作家的作品见证了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 ,他们的创作观更合力建构出当代中文散文最精粹的理论 !

陈义芝

推荐蒋勋

得自史学、佛学、美学等多元的熏习,使蒋勋对岁月、礼仪、人世间的各种符号,有异于俗众的敬重。常民生活的细腻体贴,养护他一颗敏感温热的心,使他能自在地行走在繁华与废墟的迁变里,而不虞元气消散。

像在洒金的绢帛上摹写着一篇篇眷恋红尘的诗篇,蒋勋的散文,但有悲情而无愤意,也因慧智,一些不要紧的话从他口中出来,竟变得十分要紧了。

张晓风说蒋勋善于把低眉垂睫的美、沉哑暗灭的美唤醒,不愧知音!

——陈义芝

35 援 辞岁之钟

39 援 山摇盟

辑三 今宵酒醒何处

53 援 “人”的电影主题

58 援 屋漏痕

摇摇——献给台静农老师

62 援 大摇学

67 援 美是历史的加法

74 援 芭乐树始末

辑四 人与地

81 援 寒窑上的铁铲

86 援 夕阳无语

摇摇——敬悼台静农先生

94 援 静浦妇人

97 援 兰亭与洗衣妇人

100 援 花的岛屿

102 援 佛在恒河

105 援 阿西西的芳济(一)

108 援 阿西西的芳济(二)

111 援 天籁唱赞

115 援 分享神的福分

辑五 岛屿独白

- 121 援 独摇白
124 援 飙
127 援 台摇风
130 援 秋摇水
133 援 岛屿南端
136 援 领摇域
139 援 宿摇命
142 援 莲摇花
145 援 夏之挽歌

辑六 不可言说的心事

- 151 援 父摇亲
153 援 出摇走
158 援 不可言说的心事
摇摇——谈《四郎探母》
166 援 羊摇毛
172 援 少年集集
176 援 少年水里
180 援 少年白河
184 援 少年八里

辑七 情不自禁

- 191 援 大仙院
197 援 全日空
200 援 帝国属于历史 , 夕阳属于神话
205 援 肉身觉醒
219 援 射摇日
229 援 大河种种
238 援 挽歌中复活的婴啼
摇摇——谈云门复出展演

附录

- 244 援 善述与喜舍 轶晓风
254 援 蒋勋散文写作年表
256 援 蒋勋散文重要评论索引

萍水相逢

我两岁随父母来台,二十五岁去法国,这之间,一直在台湾,没有太大的变迁。中学毕业的时候,由于已经读了一点古代文人感时伤逝的诗词,所以就很喜欢感慨,送相片、纪念题词、在校刊上写骊歌,仿佛生离死别一样。可是结果大家都还在台北,三天两头碰面,久了,也觉得那伤感的无稽。

第一次离家去法国,是应该很有感触了,却偏偏麻木得很。一下飞机,就忙着办居留、注册、找房子、打工……喘不过气地给生活驱赶着,实在没有闲空感慨。

等到生活大致安排定了,我空下来,常在四处旅行。那时钱不多,我便学欧洲年轻人搭便车(粤:搭便车)。背着一个提袋,带着简单衣物,站在马路边,跷起大拇指,等候顺路的人停车载我。就这样,一段一段地跑遍了欧洲,认识了不少人。除了载我的车主之外,沿路其他搭便车的青年,因目的地相同,也往往成为一段路途的伙伴。在每一城镇,有廉价的青年之家(粤:青年之家),更是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的各处年轻人聚集碰面的场所。大家互相交换旅游的经验,食宿

的解决、游览名胜的方法、如何省钱……匆匆忙忙,相处一天两天,又各自奔赴自己的下一站去了。

有时候回想起来,仿佛一次漫长的旅程,就只是这不断的、偶然的聚散。有时候会那么不经意地浮现一两个人的笑貌,也只因为他曾经是那逐渐淡忘的年月里一个同行过的伙伴。

在欧洲的四年余,一直是这样聚散匆匆。回到台湾,以为可以松懈一下远行的疲倦,却不料才真正开始尝到了人事的无常。

我回来的第二年,一连失去了三个钦敬的朋友。第一个是史惟亮,他得了肺癌,我去医院看了他两次,不觉得有病容,却忽然告逝。然后是俞大纲,爽朗幽默的老先生,一下子无疾而终,接到电话,我只觉得是一个玩笑。到了九月,三十岁不到的李双泽,又胖又壮的大汉,狂歌时惊动四座的,却在他游了一辈子泳的海边溺毙。再过一年,家里一位远房的老奶奶、一个堂伯都相继故去……

不仅是生离,而且是死别,这人世间的迁变幻灭使我一怔,竟无言以对。

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有两句话:

关山难越,谁悲失路之人。

萍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。

面对生命的迁变幻灭,我忽然珍惜起身边的人,父母、兄弟、朋友,在短短的旅途中曾结伴而行的,甚至那同船而渡、在路上匆忙擦肩而去的。既然对这一个最终不过是幻灭的世界

而言 ,都无非是“他乡之客” ,那么 ,萍水相逢 ,且容我道一声 :
珍重 !珍重 !

1985 年 1 月

(选自尔雅版《萍水相逢》 ,本辑作品均选自《萍水相逢》)

别时容易

张大千有几方印记是我喜欢的,如“三千大千”、“大千好梦”等,而我最喜欢的一方是“别时容易”。

大风堂收藏的书画是有名的,尤其是石涛、八大山人的作品。然而这些作品也曾经在大千先生手上流散出去。凡从大风堂流散出去的作品便大都钤有“别时容易”这一方印。

对于一个精于鉴赏的人来说,自己曾经保有收藏的珍爱之物,一旦不得已要拱手让人,的确有难以言喻的感慨。这一方小小的“别时容易”,虽然钤在不起眼的角落,却使我感觉着一种爱物如人的伤逝之情了。

我自己是不收藏东西的,艺术上的珍贵之物,经历了久远的年代,也仿佛是久经劫难的生命,使人要起痛惜之心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惧怕这心的痛惜,我对人世一切可眷恋的美好之物,反倒宁愿只是欢喜赞叹,而无缘爱,也无缘占有。

纳兰容若有一句词说:“情到多时情转薄。”我想是可以理解的。

小时候我其实很有收藏东西的癖好。一些本来微不足道

的小物件,如玻璃弹球,朋友的信、照片、卡片等,因为保存了几年,重新翻看把玩,就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,使人眷恋珍惜,而每次到抽屉堆满,不得不清除时,便有了难以割舍的痛惜。

我们能有多大的抽屉,去收藏保有生活中每一件琐屑之物中不舍的人情之爱呢?

几次的搬迁移动,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暂时栖身,我终于习惯了“别时容易”的心情。

“别时容易”也许是从李后主“无限江山,别时容易见时难”脱胎出来的罢。但是,去掉了头尾,截出这四个字来,铸成图章,便仿佛多了一层讽喻。把这样的一方印记,一一盖在将要告别的心爱之物上面,那些在人间流转于不同眷恋者爱抚之手的书画,也似乎是一个个有沧桑的生命了,使人痛惜,使人不舍啊!

小时候有收藏东西的癖好,其实也是因为东西实在不多。在物质困难简陋的年代,往往一件东西可以用好多年,那从俭省而生的珍惜,最后也就成了一种对物件的不舍之情吧!

随着物质的繁盛多余,有时候不经意地舍弃一件东西之后,才发现,原来物质的富裕已经变成了对物的薄情了。

在许多以富裕繁华著称的大城市中,每天夜晚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垃圾:各种尚称完好的家具、电视机、冰箱,质料细致的服装……都被弃置路旁。我行走于那些街道之间,留恋于那月光下凄然被弃置的物件,感觉到一个大城的荒凉。是因为富裕,我们对物薄情,是对物的不断厌弃、丢掷,变成了这城市中人与人的薄情吗?

工业革命以后的大城真是荒凉啊!仿佛在繁华最盛的时刻已经让人看见了以后的颓圮,仿佛所有的富裕却是为了把现世装点成一个废墟。

我不再收藏东西 ,我不再保有太多东西 ,我不再执著于情
爱的缠绵 ,也许正是害怕着那对物对人的薄情吧。

我愿意 ,每一次告别一事 ,每一次告别一物 ,仍然有那
“别时容易”的痛惜 ,有许多遗憾和怅惘 ,也有许多歉意和祝
福。

大千世界 ,所有我们相遇过的物与人 ,容我都一一钤盖这
“别时容易”的印记吧 !

淡水河随想

游完泳 ,再说去白云山庄 ,我说好。

白云山庄在半山腰 ,向西一大片回环的透明玻璃窗 ,可以俯瞰台北盆地。

这样的夏日 ,这样的山河 ,这样灿烂 ,而又一寸一寸正在死去的夕阳。

我们都因此沉默了很久。

较近的外双溪一带的山是深色的。墨里带些微靛绿。因为光在移转 ,山棱面上的色彩 ,其实不是色彩 ,而只是浓淡了 ,是中国山水画中的墨。墨变成了真正的色彩 ,而其他的黄、绿、蓝、紫 ,都一瞬即逝 ,不过是光给这山峦暂时的幻影罢了。

远处的山 ,层层叠叠。淡到不可模拟 ,淡到形体不再坚持是形体 ,而只是依靠、徜徉、错落 ,妩媚地倾侧和流转。

啊 ! 这样的大地和山峦。我不知道几千几万年来 ,它这样等待着 ,等待着 ,究竟要跟我们说些什么 ?

好像是千泉万壑的泪水 ,从北势溪、新店溪那边蜿蜒蜒蜒流过来。那么曲折 ,那么委婉 ,那么多可说的、不可说的世代